

工 農 兵 寫 話



半 路 伏 擊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717.1
871

基

書号：0377
半路伏擊

插畫者： 毓 繼 明
編輯者： 通俗讀物出版社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印刷者： 外文印刷廠
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号)
發行者： 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 印數：1—12,000
字數：8千字 1955年10月第一版
印張：11/18 1955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定價：(4)七分

編者的話

咱們識了字以後，就可以練習寫話。咱們的工作崗位不完全一樣，有的做工，有的種地，還有的在祖國的邊疆保衛着祖國的安全。但是不論在那方面工作，都有很多值得寫的有意義的事情。

這本書裏的五篇作品都是戰士們寫的。在這些作品裏，他們用通俗的語言，記述了自己在人民軍隊裏的戰鬥生活。大家讀了之後，不但可以從作品裏學到一些寫話的方法，而且可以使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人民戰士的英雄形象，從他們身上，學習到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革命品質。

目 錄

- 一 解放金塘島……………尹成才 (1)
- 二 半路伏擊……………黃志臣 (5)
- 三 三跳懸崖捉匪特……………莫廷福 黃益標 (8)
- 四 冷水溝的第一次戰鬥……………沈潑青 (11)
- 五 痛擊敵艦……………蔡再生 (15)

一 解放金塘島

解放軍 尹成才
某部戰士

一九四九年的七月裏，我們追擊殘餘的蔣匪軍，到達了浙江邊境的鎮海。大陸的敵人已經消滅了，為了保衛祖國，鞏固^([鞏]讀)國防，上級把解放金塘島的任務交給了我們。為了準備全部消滅敵人，我們展開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。這時候，天天下着大雨，低窪(x)地方變成了一片汪洋大海。我們白天在防空洞裏休息，一到天黑就從洞裏鑽出來，熱火朝天地演習渡海作戰的動作，雖然天天泥裏來水裏去的，可是同志們的情緒特別高漲。全連每個同志都向營、團首長請求突擊任務，各排、班提出互相比賽，都要爭取做登上金塘島的第一船英雄。經過一個多月的練兵後，我們的砲兵部隊也從遙遠的後方開到了前綫，準

備掩護（[掩]讀）我們渡海作戰。

八月十四日，天剛黑的時候，大麻稈子一樣的雨一個勁地下着，稻田裏的水直往下淌（去九）[躺]，西北風也呼呼地颳着，海洋裏起了大霧，大浪像山頭似的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們進攻金塘島的突擊隊，駕着（[駕]讀）4 1 Y船冒着暴風雨出發了。

金塘島是一個小島，穿心十五六里遠，島上全是大山和水溝，人烟稀少，老百姓窮得要命。金塘島是舟山的大門。舟山羣島有二百四十個小島，是台灣的一條腿，也是我們解放台灣唯一的渡口。敵人怕我們佔領金塘島做解放台灣和舟山的跳板，因此在金塘島上構築了堅固的工事——各種鹿砦（出所[債]，鹿砦，是軍事）上常用的一種障礙物）、鐵絲網、梅花樁等，死死地把守在那裏。

我們眼巴巴地瞅着對岸的敵人，一股勁地向前划着櫓，舵手們掌握好方向，小船像蛟龍（[蛟]讀）4 1 么[交]一樣向前飛跑，天黑浪大，船晃得大家頭暈眼花，每個人都緊緊地握着手中的

槍，一聲不吭。忽然敵人發覺了我們在向他們進攻，他們馬上集中了一個營加一個山砲連和一個平射砲排的火力，向我們展開猛烈的射擊，這時大家只有一個決心：前進才是勝利。發光彈一串串地像火龍一樣飛到天空，小船的四週被子彈、砲彈打起來的浪花亂翻着。雖然我們的困難很大，可是同志們的勇氣更加高漲。英勇的指戰員們，都大聲地喊着：“爭取做第一船英雄呀！”我們端起手中的機槍、步槍和衝鋒槍，在連長的指揮下，向敵人展開了猛烈的還擊。這時我們早已準備好的大砲，在我們背後發出了怒吼，英雄的砲手們，都發揮高度的射擊技術，砲彈一顆顆地從我們頭上飛過，落在敵人的灘頭（〔灘〕讀_ナ）碉堡上。我們打的子彈也像暴雨一樣，落向敵人的前沿陣地上，敵人也向我們這些船猛烈地射擊着。忽然敵人打來兩顆砲彈，把我們船的舵手傅德信同志的腿打斷了，船也被砲彈打了個大窟窿（〔窟〕讀_ク，〔窿〕讀_ロ），海水一股勁地湧進

船艙，眼看着我們的船就要沉了。傅德信同志一翻身坐住洞眼，用海水洗去了鮮血，咬緊牙忍着疼，一聲也不哼，用身子壓住船的舵，掌正方向，船還是飛快地向前駛着。後來血把褲子都染紅了，他還鼓勵大家說：“到岸就是勝利，同志們加油吧！”這時班長李世光同志發覺了傅德信同志腿上的重傷，就急忙叫他休息，給他包紮。頑強的傅德信同志馬上拒絕了，他乾脆地說：“同志們放心吧！只要我有一口氣，堅決把你們送上金塘島。”這時我們的船漸漸地靠近岸了。每個人都準備好了刺刀、手榴彈。船一靠岸，我們立刻衝上去突破了敵人前沿陣地，用機槍封鎖了敵人的退路。我們端着刺刀，圍住了敵人，逼得敵人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經過幾小時的激戰，我們終於消滅了蔣賊青年軍一零二師，繳獲了無數各種口徑的槍砲，解放了金塘島。

二 半路伏擊

榮譽軍人 黃志臣

一九五〇年十月，美帝國主義的陸戰隊第一師在黃草嶺被我們殲滅了（_日 ^{[殲]讀} _一 ^[尖]）一部分以後，他們就慌慌忙忙地向南逃走了。

在某一天半夜十一點鐘，營裏忽然來了一個緊急命令，叫我們這一連從小路走到某地去阻擊敵人的增援和逃走。這個地方距離出發地有一百多里。今晚就要到達目的地，任務是艱巨（_日 ^{[艱]讀} _一 ^[堅]）的。

我們這一連接受了任務以後，立刻就出發。大家很快地爬山下坡，早晨五點鐘就到達了目的地。

我們到的這個地方，四面都是二三百米高的禿山，中間有橫直兩三里的平地。鐵路和公路就從這裏平地上通過。這是通往平壤

(口无)和漢城的要道。我們如果把這要道的兩頭堵死(堵讀[分×賭]),敵人就是插翅(一)也難逃走。

連長馬上叫我們到鐵路旁邊去埋伏。第一排剛到鐵路邊,就聽到了敵人的汽車聲音和坦克聲音,慢慢地近來,同時看到了敵人車上的電燈光。連長對同志們說:“同志們,殺敵立功的機會到了!”三個排的戰士就很快散開,找地形。

不一會,敵人的汽車和坦克,大搖大擺地開過來了。等到它們正開到一排埋伏的公路上,連長就拿出槍,向空中打出一顆信號彈。立刻,我們的機槍都響開了。

周學仁對準敵人的頭一輛汽車掃過去一梭子彈,車上的鬼子都橫三豎四地躺了下去,爬不出來了。第二輛汽車想逃跑,車上的敵人拚命地打槍,但是車正要掉頭,九班長藍中福從班裏戰士手中,拿過炸藥來,鑽進了火力網,把炸藥放在汽車的車輪邊,“轟”地一聲,汽車就翻到公路旁邊去了。敵人的第三輛汽

車，也想逃走，但在二排的猛打下，也滾進了公路旁邊的一個雪坑裏。

公路上的敵人亂成一片，汽車、坦克亂竄亂闖。同志們大聲喊着“殺……”，不顧一切地衝上去。鬼子看看不是勢，丟下汽車，拚命往西跑，穿着大皮鞋上坡，好像老母猪走路那樣笨。這時，一排立刻插向敵人的中心。右邊敵人的一挺重機槍，連忙向一排射擊，想阻擋一排前進。一排長高聲喊着：“同志們，衝上去啊！”排長帶着兩個班，往敵人後面衝上去。他們一個手榴彈丟過去，正好落在敵人的機槍那裏，機槍頓時啞吧了。

這時，敵人發覺一排已經插入他們的中心，左面的敵人就集中了三挺機槍向一排射擊，壓得一排同志頭都抬不起來。一排長對戰士們說：“我們先把左側的敵人消滅掉，再向右側插過去。”

在衝鋒中，一排長不幸犧牲了。這時一排副馬上說：“大家要為排長報仇，要為朝鮮

人民爭取解放！”同志們聽了，就都繼續英勇的衝上去。

連裏知道排長犧牲了，連長親自帶着三排往敵人左邊包圍過去。一個敵人還在打槍，連長上去一下子就把他的脖子（〔膊〕讀薄）捏住了。三排長和排副帶着兩個班也趕到。這裏的九個美國鬼子，都乖乖地跪下來做了俘虜。

這時候天已經大亮了，為了部隊的安全，我們就轉移地點防空去了。我們剛離開這裏幾里路，十幾架敵機就來到戰地上空盤旋掃射了。我們到了休息地，在那裏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覺；敵人的飛機在戰地上白費了許多子彈。

三 三跳懸崖捉匪特

戰士 莫廷福 黃益標

一九五一年春節前幾天的一個早晨，天

下着大雪。我們的戰鬥小組接到了一個緊急任務，要去捉拿黔邊（〔黔〕讀くしん
〔其言〕拼）匪軍司令蔡維新（〔蔡〕讀
〔業〕）。我們立刻穿上便衣，帶了自動槍，在組長何啟德同志帶領下出發了。

根據偵查的材料，知道蔡匪躲在茶子山上。我們就分作三路，摸索着前進。我踏着齊到腿肚子的積雪，找來找去終於找到了一個山洞。遠遠瞧去，洞裏面有一個黑影。我就加快了脚步直撲過去。那傢伙看見勢頭不對，立刻跑出山洞，望山下跳下去了。我追上去一看，洞的旁邊是兩丈多深的懸崖（〔懸〕讀
〔崖〕）。逃走的那個傢伙，他的打扮，和我們了解到的蔡匪完全一樣。我急了。我想：抓反革命分子，為人民服務，我摔死也光榮，於是一縱身（〔縱〕讀
〔下〕），跟着跳了下去。

說也怪，我那時一點也不知道痛，一跳下去，拔腳就追。追不多遠，那傢伙又望山下跳了。我追到前面一看，又是兩三丈深的懸崖。我想：血債要用血來還，眼看快要抓住他，還

能讓他跑掉？我又一股勁跳了下去。

懸崖下面盡是亂草和石頭，把我的鞋子都絆掉了（〔絆〕讀h[伴]）。我就光着腳追。眼看快要追上的時候，那傢伙又一個猛跳，跳到山下去了。

在跳的時候，嘴裏還嘍咕（〔嘍〕讀h[！]，〔咕〕讀g[×]）：“有本事的下來吧！”這下可把我氣炸了。我想：老子今天偏要活捉你，叫你認識認識我們解放軍的厲害。我又跟着一股勁跳了下去。

這個懸崖比以前兩個還要高。我一跳下去，就頭暈（〔暈〕）眼花，站不住



脚。下地後，我勉強掙扎起來一看，那傢伙已躺在地上不動了，只是嘴裏還哼呀哼呀地喊着。我趕緊過去按住他，同時大聲喊道：“捉住啦！捉住啦！”

一會兒，組長和別的同志，還有山下的老鄉們都趕來了。他們仔細一認，這個傢伙果然是蔡維新。我們就把他綁了回來。

四 冷水溝的第一次戰鬥

榮譽軍人 沈潞青

在解放戰爭中，我軍解放廣西之後，就配合兄弟部隊去消滅雲南的殘餘國民黨軍隊。

出發的時候，上級告訴我們說：“為了不讓敵人逃跑，我們就得和敵人賽跑。假使敵人走一里，我們就得走三里，這樣才能趕上他們。”當時，上級問我們：“同志們有沒有決心？”大家齊聲回答：“有！”

我們出發了。一路都是山地，山一座比一座高，路一段比一段難走。有時候，整天在陰暗的樹林和竹林裏前進。因為是和敵人賽跑，不多幾天，那笨重的行軍鍋就跟着炊事員（^[炊]讀_{イ×\〔吹〕}）掉隊了。

邊疆（^{〔大〕}〔薑〕）地帶人烟稀少，炊事員掉隊後，我們只好用茶缸來煮小鍋飯吃。我沒有茶缸，就“人急智生”，想了一個辦法，把水壺套脫下來，用水壺來煮飯吃。有一天，我太貪心，想多吃，把米放得多了；結果煮好以後，倒不出來，只好用樹枝慢慢地把裏面的半生不熟的米撥出來，塞進嘴裏去。我心裏想：這總比我們的紅軍在長征時候吃皮帶、吃草根要好得多！

敵人到底被我們追上了。第一仗，前衛部隊就吃掉了敵人一個工兵營。從俘虜口裏，知道離這裏八十五里遠的冷水溝，有敵人一個大隊和一個警衛連。我們二連就接受了突擊連的光榮任務，去消滅冷水溝的敵人。

我們在晚上十點鐘出發，到冷水溝，天還沒亮。營長命令三連迂迴（〔迂〕讀口，〔迴〕讀ㄍㄨㄟˋ）到敵人可能逃跑的山口路上。一切人員和火力全佈置妥當了。

天將要亮的時候，攻擊開始了。敵人像烏龜（〔龜〕）一樣地縮在一所很大的祠堂（〔祠〕讀ㄘㄧˊ，〔慈〕讀ㄘㄧˊ）裏。祠堂的牆頭上挖着的槍眼，多得像蜂巢一樣。我們很快地接近到離祠堂差不多五十公尺遠的一座破戲台前。敵人的地位比我們高，他們居高臨下，子彈像暴風雨一樣對着我們射擊，手榴彈也不時在同志們的身旁開花。我們的輕重機槍猛烈地回敬着敵人，但是地形對我們顯然很不利。

不知道是誰投去了一個手榴彈，炸倒了祠堂的一道小邊門。突擊班很機警地發起衝鋒，但敵人也很有狡猾地（〔狡〕讀ㄐㄧㄠˇ，〔較〕讀ㄐㄧㄠˋ，〔猾〕讀ㄏㄨㄞˊ）用火封鎖了這一小缺口。突擊班一次兩次，都沒有衝進去，還傷亡了一些同志。

作戰參謀上來參加指揮。他很堅決的說